责任编辑：王春燕　版面设计：元之暄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714237652@qq.com　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达拉特快讯　情感 QING GAN　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　3版

我的姥爷姥姥

赵世花

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主人公夫妻俩为了纪念二十年瓷婚做了一段电影回放，看了后给我的触动很大，让我想到了我的姥爷姥姥，于是连夜起笔，一段又一段的回忆像电影镜头般从脑海闪过。

其实婚姻不论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是几十年，有一路磕磕绊绊过得鸡飞狗跳的，有为了子女同床异梦勉强维持下来的，有一生相敬如宾、白头到老的，而我的姥爷姥姥就是第三种。

我的童年是被爱包裹着长大的，父母、姥爷姥姥、爷爷娘娘的婚姻都是平稳幸福的，很少有乌烟瘴气的时候，而姥爷、姥姥则更特殊，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样子，可谓是真正的伉俪情深。

姥爷与姥姥都大字不识一个，姥爷是那种魁梧伟岸的地道庄稼汉，而姥姥则是裹着一双小脚、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在我的印象中姥姥没像母亲那样在田间地头劳作过，即使出去地里一趟也必定是做些像摘个豆角葫芦、扳个玉茭茭、拖几把毛豆等的简单农活。我不知道是因为姥姥脚小不方便做农活儿，还是姥爷心疼姥姥不让其下地干活儿。

姥爷很少让姥姥用沙蒿、玉茭秆之类的柴禾烧火做饭，因为这些柴禾烟火不硬还烟喷雾罩的。姥爷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着一个大斧头、拿一根粗麻绳或是背一个筐，去很远的林地找被人家砍过的树墩劈了当柴烧，有时会背一些根棍回来再劈碎。当姥爷汗流浃背地背着一捆柴禾回来时，姥姥总会冲好一缸黑红黑红的糖水及时递送上去。被劈好的柴禾常被姥爷码得整整齐齐地垛在院里的拐角处。遇上冬天，姥爷为了不让姥姥跑到外面抱柴禾，就会提上一捆放在家里，方便姥姥烧火用，记忆中姥姥家冬天的炕头多会儿也是热乎乎的。

我的母亲一直疾病缠身，在我很小的时候病得更严重，父亲的工资多一半都给母亲看了病，他们常年走在看病的路上。我们经常会被父母留给姥爷姥姥看管，有时姥姥还得侍候她的婆婆，就打发姥爷来给我们做饭，一个五大三粗的庄户人，扛锄头铁锹惯了，让他拿勺头用铲子刷锅涮碗真是难为他了。

有一次我们放学回来了，正好看见年幼的弟弟拉在了裤子里，姥爷正在帮弟弟换洗清理，我们姊妹三个连喊恶心，而那天正好吃的是山药焖饭，黄刷刷的小米饭更是让人感觉反胃，谁也不愿意动一筷子。

那顿饭到最后我们谁也没有吃，姥爷看着被一床被子围着的弟弟，看着西北拐角挂着冰凌喽的屋子，流下了辛酸的泪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姥爷的耳朵聋了，也许是因为心急上火担心母亲的病，也许是一冷一热激的，因为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学校新盖起的家属房，房子的墙面还有点潮，而我们分的又是靠西面最后一家，没有了点堵拦，那个年月的冬天真的是冻得人直打哆嗦，到晚上西北风刮得呼呼的响，姥爷把暖和的前炕留给了我们，而他自己则睡在后炕那个时常挂着冰凌喽的西北拐角。

姥姥本性善良，而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老娘娘却特厉害，印象中老娘娘是一个大冬天一直围着被子、用一根长长的旱烟锅抽着旱烟的白发老太太，啥时候姥姥把屋子烧得暖乎乎，她才会起来。姥姥为了接济我们家，有时会偷偷地装上一罐头瓶猪油，上面用塑料纸盖住拿绳子缠紧，让姥爷早早地藏在来我们家路上的某一颗树下，做好记号，等他们再去我们家时好挖出来带上。现在想来，真是难为了他们。

我上了初中后，因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家住得离姥爷家更近了。说近也有个十来里路程，那时交通不方便，运气好了偶尔能搭个牛车、马车，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还是步行着来的。

姥爷姥姥会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用塑料布左三层右三层包好提上。在来我家的路上有一个河槽，遇到秋天河槽有水，姥爷会挽起裤腿赤脚背姥姥过河，他怕姥姥着凉对身体不好，背姥姥对于五大三粗的姥爷来说，就如同背一个小孩。等过了河槽快到我们家时，他们会在一个沙坡坡上歇会儿顺便把新衣服换上。

其实他们还是舍不得穿的，只是觉得去我们家方郊四舍出出进进的都是干部，怕给他们的女儿、女婿丢面子，所以才会强撑着换上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一进门就又会换下来，拍拍打打后再左裹一层又裹一层放在我们家不用的洗衣机里。母亲说现在条件好了，你们勤穿哇，穿烂咱再做，可是无论母亲怎么劝说，他们都会坚持换下来，他们的新衣服只会在来这里和回去时这一小段路上露个脸，平时都会被暗无天日地锁在一个小柜里。小柜子有夹层，下面放他们的新衣服，上面放别人眊他们时带的点心、红糖、罐头等。姥姥的柜子是常开的，因为她根本就放不住好吃的，不管是亲戚还是左邻右舍来了，她都舍得拿出来。一碗水她会抓大大一把甚至几把红糖，有时能把人喝的腌的。所以小木头柜放食物的夹层常常是空的，只有那两身新衣服孤零零的躺在那儿。

姥姥是一个你有一百个理由说她，而她只有一句口头禅反驳你的人，这句口头禅就是“五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这个“五了”是什么意思。

他们来我家后就很少出大门外，因为我家住的是一家一户的独院，姥爷会利用这个时间，给母亲扎个扫炕的鸡毛掸子或栽个扫院的笤帚，姥姥会缝一块苦布或纳一双鞋底，反正他们闲不住，从早忙到黑帮我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每逢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老俩口都会提前几天来。姥爷祖上就喜欢说书，我的老娘娘会叨书，姥爷也会叨书，所以他们都比较喜欢看晋剧。

我和母亲会给姥爷姥姥拿上充好的垫子和防冷的棉衣，我们会早早赶到戏台，找一个视野开阔且离戏台近的地方占好位置，等待好戏的开场。耳熟能详的剧情总会让他们看得如醉如痴，姥姥会时不时询问姥爷这是个甚人物，比起识书断字的我，她更相信且不识丁的姥爷的见识。

后来姥爷姥姥的年纪越来越大，姥爷没有了牙却特喜欢吃月饼，姥姥就用擀面杖捣碎了让姥爷用小勺子挖着吃。

我曾经休学过一段日子，因为无所事事就去姥爷姥姥家小住了一阵子，那段日子让我见证了他们朴实而又平凡的爱情，那些细枝末节，那些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姥姥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无病无痛的走了。那阵子，姥爷总是一个人黯然神伤，一个人坐在院外默默地看着远方，我想谁的悲伤也抵不过他的悲伤。

好长时间姥爷都无法从失去姥姥的悲伤中走出来。为了转移姥爷的注意力，我们总想方设法请姥爷去看戏，可即便是将摩托车骑到姥爷家门口，也搬不动他，他总是以人老了、耳背了、眼花了、走不动了等原因来搪塞我们。

看着姥爷萎靡不振，一下子失去精气神，我们心痛却束手无策。终于在一个夜晚姥爷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觉得姥爷的离去是因为姥姥走后他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

给姥姥办丧事的时候，我刚刚生完孩子没能参加，而姥爷出殡我是提前就回来了。痛失姥爷，让我在出殡的头一天晚上彻夜难眠，一个人就这么从我的眼前彻底消失了，我再也不能为那个疼我爱我的姥爷尽孝了。姥爷出殡时，村里的人们都自愿来送老人最后一程，看着长长的人流缓慢的蠕动，泪水濛湿了我的双眼，我想这也是老人一生行好习善修来的。听母亲说姥姥走时全村的人也都来了，人们都对姥姥、姥爷的离去表示惋惜，两位老人家的一生是圆满的。

姥爷的离去让我的精神一度恍惚，母亲的性格随了他们，而我的性格随了母亲。他们把善良的秉性传承给了我，把乐善好施的品行传承给了我，他们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做事，教会了我宽容、大度、尊老爱幼的，这些品行将伴随我的一生。

“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用一生治愈”，感谢姥爷姥姥给予了我无私的爱和幸福的童年。

父亲的哲学

齐永平

在儿女们的嘴里，父亲都是伟大的，母亲都是慈祥的，极少有例外。

在与父亲相处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觉得父亲有多么伟大，倒觉得他很平常。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有些惧他，倒不是因为怕他打骂。在我的记忆中，他只在我的后脑勺拍过一巴掌，那时我大概六岁。那天，他领着我上班，他忙他的，我玩我的，各不相干。这时候，他拨了一个电话，隔了很长时间，电话接通了。我看着电话机很新奇，在他拿起听筒刚“喂”了一声的时候按了一下听筒的架子，电话挂断了。他顺手在我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我无趣地躲在一边，他按着电话一个劲儿地摇，再也接不通了。那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没让他背着，自知做了错事，灰溜溜地跟在后面。

父亲很少与我们交流，我们都有些惧怕他，所以为人做事就不敢过分地放肆。

在他晚年，当我可以与他平等对话的时候，我戏谑地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不亲子女，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严于身、爱于心，是教子之道，娇惯、溺爱只会害了孩子。道理很简单，可惜多数人做不到。如今有坑爹一说，细琢磨，还是当爹的有问题，子不教，父之过。合理的说法应当是爹坑在前，坑爹在后。没有父亲的溺爱、娇惯、纵容，哪有儿子的自私、霸道、无法无天。

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开供销社，到外地当采购员去了。一家八口人，原是靠着他的48块钱的工资勉强过日子的，他一离开，我们的日子立马就捉襟见肘了。

有几个同学的父亲也在供销社工作，公社演电影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到供销社搬他们父亲的椅子来坐，我没有椅子，只好站在后排，从别人的肩膀缝隙中看完一场电影。有的同学的练习本是用供销社的旧票据本做的，我也没有。这些都是因为父亲不在身边。

这件事情让我很纳闷，为什么供销社那么多人，偏偏是父亲被打发出去当采购员呢？

渐渐地，我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一些端倪。

原来，父亲和领导有些芥蒂。父亲是供销社原班人马，解放前就是福义泉商号的伙计，解放后，公私合营留了下来，对商业买卖驾轻就熟，再加上打得一手好算盘，自然是供销社的骨干。而他的领导那时还在农村，后来因为表现积极被安排到供销社上班。起初，俩人关系尚可，再加上俩人的岳丈是同村本家，也算是沾亲带故，多少还有一些关照。后来由于脾气不投缘，没吵没闹，却渐渐疏远了。

两个男人的冷战就是这样，一个不低头，一个不俯就，就那么僵持着。还是领导有办法，不是有个采购员的缺要补么，好了，你熟悉业务，又极负责任，堪当此大任，理由冠冕堂皇。父亲正是拉破窝要劲的时候，明知是挤兑，却又无话可说，乖乖地上任了。

他也有回来的时候，回来会待个十天八天的，即便回来，也天天在供销社开会，至于开会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供销社也变天了。造反派掌了权，领导成了当权派，自然成了批斗的对象。那年轻的革委会主任也知道父亲与领导不和，把父亲召了回来开会，什么样的结果那是明摆着的。父亲与他多年在一起工作，还不乘此机会一桩桩、一件件揭发批判，一吐多年的愤懑？这场好戏大家都在等着看。批判会上有人积极发言，有些领导曾经待之不薄的人反戈一击，揭发批判，义愤填膺。父亲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人们可能都在猜想，父亲一定是在酝酿准备着什么。众人说完了，看他还是不做声，就点名让他发言。他说，我们虽然长期在一起工作，实在没看出他走的是什么道路，至于其它什么事情，我这几年大多时间在外地工作，也不太了解。一个不了解，让众人惊愕，有人失望，有人庆幸，有人反思。

没过几年，领导复职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父亲调了回来，我们一大家子又团圆了。

原以为，历此坎坷，俩人能消除隐恩怨，携手合作。没承想，两人虽心知肚明，领导感谢他当年未落井下石，父亲感谢他眼下的关照，但是谁也没说出口。两个脾性不一的男人要拢在一起真的很难。

又一个握手言和的机会来了。供销社来了一个亦商亦农的用人指标，那时候，大哥高中毕业在农村劳动，领导动了侧隐之心，想帮这个忙。一天下班，父亲手上有点活没干完，他也磨磨蹭蹭没走。空荡荡的办公室只剩了两个人，领导提起了话头：“老齐啊，你的孩子也大了，该有个什么想法才是。”现成的话不用人教，父亲应该这样说，我没啥办法，还是请领导帮忙才是。可是，从父亲嘴里出来，这话就变了味：“我没本事，没靠山，没门路，能有个什么办法？”主任一听这话，明摆着是给了台阶不下，给了梯子不上，揣着明白装糊涂。再耐着性子谆谆引导：“儿子大了，你做父亲的该想些办法才是，莫非让他一辈子当农民？”父亲接着话茬说：“当农民的天底下一层，也不是就他一个。”主任一听这话，站起来拍腿就走。回去跟老婆学说了一遍，说他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老婆和我母亲是本家，来了把这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埋怨父亲，说你拿儿子的前途赌气，说上一句好话就不行？父亲说，这个头不能低，如果他真想给办，把事情办了，我自然会感激他，他拿这个逼我低头，那不行。大哥工作的事情就因为这一句话泡汤了。不久，领导又把父亲支到另一个公社，调了出去，再想回来就难了，直到退休才回到暖水。

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大哥在即将超龄的时候考了出去，把那个小山村里当农民。

多年以后，我问父亲，你就不怕你的倔强耽误了你儿子的前程？父亲说，天下的事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只要是块料，埋没不了。看人家脸色做事的人，不是男人。他为了男人的尊严，不会见风使舵、屈尊就驾。

我高中毕业后，自觉回暖水已无前途，便跟着父亲到了那个叫做西营子的地方。

有一天，父亲和同事吴大爷下棋，我在旁边观摩。看他下棋有些纳闷，到了嘴边的子儿不吃，偏要绕，本来赢的棋，走着走着就和了，那叫软棋，看得人实在着急。恰好他有点事，就让我陪吴大爷来一盘。没走几步，吴大爷就丢了一个车。父亲回来，站在一旁看着，不出声。下至残局，我用两个车逼着兑了对方另外一个车，吴大爷推杯认输了。吴大爷出了门，父亲满脸的不悦，我以为他刚才出去遇了个什么事正在气头上，没承想，他却对我来了一句：“你这个人不好。”我一头雾水，啥也没干，怎么就惹他生气了？而且，这个“不好”的评价从父亲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是相当严厉了，与外交语言中的表示“遗憾”差不多，那意思分明是我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正在我思量的时候，他说，你刚才为什么拿两个车兑人家一个车呢？我说，那没办法，兑了我才能赢啊！他说，你这叫仗势欺人，棋品就是人品，以强凌弱不是君子。

这一句话让我咀嚼了很多年。在我后来与人相处时，遇到那些地位、身份、实力不及自己的人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仗势欺人”。

多年父子成兄弟。在他80多岁时候，我每一次回去都要和他睡在一个炕头上，听他讲一讲过去走草地做买卖的事情，兴头之上，父子间还要晒几句蒙语。

有一次，他问我的工作情况。我略约地给他讲了一些，他把话题岔开，再说些无边无际的事情。一会儿他又把话题绕回到我工作生活的事情上来，诸如日子怎样，钱紧不紧，单位的人事、管理、财务制度等等。绕了一夜，半夜三四点了，实在困得不行要睡觉了，他才把闲话绕到正题上，他说，你现在能回东胜来看我，挺好，可别哪一天让我到呼市看你。一句话，醍醐灌顶，老父亲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在供销社工作了一辈子，可从来没有拿捏过公家的一分钱铢子。现在，听说社会上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发财了，那钱怕不是正路上来的。

一句话，让我紧绷了十几年。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父亲敲打着，哪至于身居高位再沦落成阶下囚呢？

细细想来，父亲的哲学非常简单、朴实，他把做人的道理参悟得透彻，甚至比许多深奥的哲学道理更加简明管用。

在送别老父亲的时候，看着安详地躺在那里的我的90多岁的父亲，我突然感悟，好像自己用了50多年的时间才读懂这个老汉。

家有贤妻

段飞龙

我退伍那年25岁，还未曾谈过恋爱。急躁的姥爷就给我介绍了对象，在他老人家的牵线下，我和妻子一见钟情。妻子当时在粮站工作，而我那时还是一个无业游民，她能看上我，显然是给足了我面子。

后来，我进入电视台，做了记者，经常跟随领导下乡采访，忙得整日不着家，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妻子一人身上。起初孩子上幼儿园，我只能早上送过去。接孩子、买菜、做饭、洗衣、收拾家全部是她。遇上星期天，我偶尔拖一次地，妻子也不放心让我来做，说我拖地就像画地图，一抹就是一道子。有时她做饭，我想在跟前打打下手，她说你在旁边碍手碍脚的我也做不好，快去看书去。

儿子上小学后，课程一天天加重，为了我们这个家，也为了孩子的学业，她主动把粮站的工作辞掉，做起了全职太太，也结束了我们两地奔波的生活。每日下班回家，我开门就能闻到扑鼻的饭香，妻子按时坐在饭桌旁等候我们父子俩回来用餐，见我们回来，就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她每天看着食谱书，为我们父子改善伙食，把饭菜调剂得五味俱全、荤素搭配、营养丰富，就连在饮食上挑剔的儿子，也直夸妈妈的饭肴做得香。

儿子从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直到现在上了大学，妻子都一直陪伴左右，从讲解员、陪读员，到监督员，儿子在长大，妻子的角色也在跟着转换。夜灯下的陪伴，艰辛的付出，换来收获的喜悦，儿子终于不负重望，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府。

生活中的妻子很“抠门”，也很俭朴，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穿衣打扮从不讲究，她很少逛商场，从不去专卖店买衣服，她穿的衣服，上百元的都很少。可在儿子的学业上，她却很舍得投资，报辅导班、补课班，买学习用具、辅导书等从不吝啬。她在我和儿子的穿衣戴帽上比自己看得还重，她常说：“你们出去接触人了，要穿得像模像样，我在家穿什么都一样。”

妻子是个名副其实的“坐家”，她不爱上街，家、厕所、院落就是她的活动半径。她的生活几乎是围着我和儿子展开的，为了我们这个家，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早上闹钟一响，她就起床，为我和儿子准备早点，看着我和儿子吃得津津有味，她才满意。我们走后，她开始收拾家务，洗我们换下的衣服，给我们精心准备午餐。午饭后，我们一推碗就去休息了，她再开始洗涮，下午我上班，儿子上学，她才能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又要开始准备晚上的饭菜，等儿子晚上放学回家吃了饭后，她还要坐在跟前陪读，直到夜深人静，儿子休息了，她才能安心地上床睡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都说母亲是伟大的，就是这一件件、一桩桩看起来普通的小事，让我读出了她的不平凡。

妻子和我结婚二十多年了，我的父母年龄比她的父母大一些。每年春节，我们一家都要和我的父母一起过团圆年，一起吃饺子守岁，而她自打嫁给我后，就没有回去和自己的父母过一次年，每年过年和她的父母打完问候电话后，我常常看到妻子掉转身暗自流泪。嫁给我二十年来，妻子和我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和睦相处，尊大识小，从未红过一次脸。她与邻为善，邻居阿姨领养了一个孩子，她经常会过去帮忙辅导功课，偶尔还带回来给吃顿便饭。

妻子很支持我的工作，她常说：“夫贵妻荣”。家庭中有她做后盾，我成了甩手掌柜，也正是她的倾心付出，才使我从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一心扑在工作上，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对此，妻感到很欣慰，这份功劳有妻的一半。

儿子上大学后，妻非常牵挂、思念远方的儿子。儿子不在，她把心思全放在了我身上，陪伴着我走过每一天。妻，二十多年来，你为了咱们这个家，任劳任怨，我想对你说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与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